

交通和警告的信

二〇〇九年四月四日

發信人： 主恢復中的眾同工

收信人： 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和眾召會

事 由： 唐懋毅和推廣他分裂工作之同工，在教訓與實行上的偏離

我們向主恢復的眾聖徒和眾召會撰寫此函，是因為唐懋毅和宣傳他偏離教訓、奇怪實行和分裂工作之同工所造成的嚴重問題，正廣為蔓延。二〇〇五年六月，主恢復中二十一位同工，代表來自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和北美洲的所有同工，致函唐弟兄，對他在教訓和實行上的嚴重錯誤，以及這些錯誤在恢復裏所造成之難處，表達他們的關切（見附件信函）。雖然我們屢次試圖與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共同解決這些難處，但現在已經清楚，他們無意改變他們的道路；相反的，他們更為激進的推廣他們錯誤且帶進分裂的教訓，並擴展他們分裂的工作。

最近數月，在墨西哥、西班牙、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加拿大、哥倫比亞、德國、義大利和瑞士服事的領頭弟兄們已發表公開聲明，警告這些地區的聖徒提防唐懋毅的工作。我們同意這些信上所寫的，也同意弟兄們發信的負擔。在一個身體的原則裏，主恢復中的眾召會都應該留意這些警告。我們也收到從其他國家來的許多報導，說到唐弟兄之工作和職事所造成之難處。因著唐弟兄和他的同工極力宣傳他們錯誤的教訓，並在主今日的恢復以外，擴展自己的工作，並與主的恢復爭競；這恢復原是由倪柝聲和李常受帶給我們的新約職事所興起的；因此，我們有負擔向眾召會和眾聖徒發出此封交通和警告的信函。

我們請求所有的領頭者和聖徒們，帶著很多的禱告和代求，審慎閱讀此信。我們特別請求這些教訓和實行擴展所及之處的領頭者，能針對這些謬誤警告聖徒們，並用使徒獨一的新約教訓給與他們預防注射。對於任何可能收到此信而又已經受到這些教訓和實行之影響的聖徒，我們在愛中敦促你們，要清明的閱讀本信內容，並用這些內容禱告。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提前一 3）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 30）

『弟兄們，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所學之教訓的人，我懇求你們要留意，並要避開他們。』（羅十六 17）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多三 10）

導致偏離和分裂的背景

李常受弟兄開始了主恢復在南美洲—包括巴西—的工作。一九五八、五九年，他囑咐在台灣聖徒要移民到西方，好擴展主的恢復。在那些年間，一些聖徒響應李弟兄的交通，為著主的行動移民到了巴西。唐懋毅弟兄也在一九六〇年，以商人身分遷居巴西。當李弟兄於一九六五年訪問巴西時，唐弟兄與其他弟兄一同服事，帶領聖保羅召會；當時的聖保羅召會只有華語聖徒。李弟兄告訴他們，召會必須帶進本地人。根據唐弟兄已出版的見證：『然而，那幾年我們沒有帶進當地的人，』所以從一九七〇年開始，『主打發張晤晨弟兄到巴西，就開啟了當地人中間的門』（唐懋

毅的見證，收錄於李常受所著之《歷史與啟示》，二七二頁）。張晤晨弟兄經常訪問巴西，鄭寶之弟兄也為李常受弟兄所差，至巴西生活工作。他們二人在那些年間召開了許多特會。一九七七年，唐弟兄也開始在特會中講信息。

一九八五年之前，主的恢復在南美洲的開展，是藉著推廣倪弟兄和李弟兄的出版職事，特別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生命讀經。李弟兄一九八四年訪問巴西時，他對聖徒們使用生命讀經有良好的印象。這符合主恢復中的極重要的實行，就是全地眾召會都有分於基督身體共同的交通，享受時代的職事，並在同心合意裏帶進主的行動。這樣的實行纔正確的代表基督的身體，開啟神顯明祝福的門。當時南美洲的眾召會、職事和工作，因在某種程度上與主的恢復是一，就蒙保守在一種健康的情形裏，享受成長與繁增。我們和李弟兄一樣，承認在南美主恢復的初期，唐弟兄和其他人在福音擴展上有所貢獻。但是，自那時起，唐弟兄的工作就開始日益偏離了李弟兄於一九八四年曾經稱許的教訓和實行。

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宣稱，他是南美洲工作的源頭。這話是不準確的。南美洲的工作在他之前就已經存在；南美洲也有許多處召會不是他的工作產生的。事實上，李弟兄在一九九一年就嚴嚴的囑咐他，不要給人一個印象，說他是巴西和阿根廷召會的『監督者』。然而，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卻日益高舉他的權柄，宣稱他是『使徒』，甚至是南美眾召會的『父親』。

多年來，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宣稱，李弟兄曾多次告訴唐弟兄，不要邀請南美洲以外的同工去那裏供應聖徒和召會。他們據此隔絕南美洲的眾召會，不讓他們接觸主恢復中普遍的職事和交通。但從李弟兄話語和出版的職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並不代表他對南美洲的明確帶領。從一九六〇年代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故去，許多已出版的文字都給我們看見，他盼望看見在身體交通中自由且暢通的循環，這包括同工們去訪問全地主恢復中的眾召會。特別是從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年間，李弟兄多次專特的論到需要有工人和聖徒，將這份職事帶到南美洲。在他的書中有許多這樣的勸勉，以下是兩個例子：

整個中南美洲都向真理打開，特別是向我們中間的真理打開。即使我們現在能送兩百位全時間同工到中南美洲去，也都不够用。各處都是一片一片真理的呼聲。（《為神說話》，講於一九八五年，一五至一六頁）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一帶，就是波多黎各、百里斯等地，以及南美洲，到處門都是敞開的，都需要人去。（《神經綸的總綱和神人該有的生活》，講於一九九四年，六八頁）

我們還能舉出更多例子。唐弟兄和他的同工違背李弟兄的交通，阻撓南美洲的許多召會接受同工們，不讓他們有分於主恢復中眾召會的普遍交通；相反的，他們把那些召會變成他們工作和職事的私有物。這樣私有的工作和封閉的交通，違反基督身體的原則，總是帶進不合與分裂。

在這樣隔離的情形中，這個在唐懋毅帶領下、以巴西為中心的工作，越過越在真理和實行上有所偏離。早在一九八五年，唐弟兄就已開始出版自己的話語，另行解釋並竄改主恢復的職事，而不再簡單的用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新約職事餵養聖徒。為了稱義這樣作，他宣稱南美洲的人需要他先『消化』李弟兄的職事，然後再以一種簡化的方式加以陳明，他們纔能明白。如此，唐懋毅的說話和出版就狡猾的取代了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成為巴西大部分和其他許多國家，以及各大洲中，唐弟兄工作所達到之召會的主要食糧。唐弟兄開始使用 Editora Árvore da Vida 為出版單位（原初成立宗旨是要翻譯並出版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來宣傳他個人不同的觀點。

多年來，李弟兄曾個別的警告唐弟兄，說到他不同的說話、出版工作、不合聖經的異象和啟示、區域性隔離主義的工作，以及他對南美洲眾召會的強勢控制。譬如，李弟兄在一九九一年被迫個

別的向唐弟兄講論濫用權柄、區域主義、和不合原則的出版工作等問題；在場還有其他同工，以及其他來自巴西的弟兄們。九〇年代中期，李弟兄在一些同工面前告訴唐弟兄，他不會到巴西去，因為那樣作會建立唐弟兄的工作。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非但沒有接受李弟兄的責備和改正的交通，反而繼續留在他們的錯誤中。二〇〇五年，Francis Ball 弟兄向一班同工們（四位唐弟兄最親近的同工也在場）憶述，李弟兄曾直接對唐弟兄說，『唐弟兄，你沒有在在南美作我所正在作的。』

自一九九七年李弟兄離世後，唐弟兄的教訓與實行越發確定的偏離正路且造成分裂。儘管主恢復中許多同工一再以書面或當面勸戒，但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仍然不遺餘力的推廣他們的教訓和實行。因著唐弟兄的工作所造成的問題日益嚴重，二〇〇五年六月，代表全體同工的二十一位同工，寄發一封個人信函給唐弟兄，表達他們對其教訓和工作的嚴重關切。唐弟兄非但沒有接受弟兄們的交通，反而在他公開的講論中扭曲該信的語氣和內容，並暗示同工們撰寫此信是褻瀆聖靈。近年來，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越發濫用權柄，多次公開講論，並在工作中採取諸多行動，與主恢復的召會、職事和工作爭競，甚至對立。李弟兄於一九八四年正面的提到巴西聖徒對他職事的胃口，以及由此產生出的召會擴增；但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屢次錯誤的引用這段話，來為唐弟兄在教訓和工作上的偏離背書。

唐懋毅的工作已偏離到一個地步，直接違反了基督徒基本信仰的某些最根本的原則，包括新約著者所接受的神聖默示。除此之外，在使徒職事和教訓的地位、基督身體的一、建造身體的一個工作、以及地方召會的正確立場上，他的教訓也有嚴重的錯誤。

唐懋毅及其同工們不同的教訓：

歷世紀以來，主恢復的進展一直都是基於真理。我們對那靈和神聖生命的經歷，也是堅定的建立在對真理正確的領會上。我們在主的恢復中實行召會生活時，必須對真理絕對，並維持真理的絕對，正如使徒保羅和約翰所教導的（提後二 15，約叁 3~4，8）。我們應該走真理的路，絕不以任何方式委屈真理（彼後二 2），知道真理保衛我們免於錯謬。任何貶低真理的教訓都是危險的，我們絕不該接受這樣的教訓。

有人甚至說，我們應當只在意那靈，而不管原則。何等的詭詐！任何明白真理的人都清楚，這意思就是只接受那靈而拒絕聖經，因為所有的原則都是出於聖經。光有那靈而沒有聖經的原則，是非常危險的。（真理信息，七頁）

此外，新約中的領導，其實就是關乎神永遠經綸之真理的管制異象。

在新約職事裏的領導，實際上不是由一個控制的人來領導。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拒絕一人控制眾人和事物的情形。我們是有領導，但不是一個控制之人的領導。…在主的恢復裏，這領導不是一個控制眾人的個人領導。在主恢復中的領導，乃是神所賜啟示的領導，這啟示約束、支配並控制我們，使混亂與分裂得以避免。（神命定實行新約經綸的路，一九一至一九二頁）

破壞新約著者的默示和權柄：唐弟兄於二〇〇五年二月在 Estancia Árvore da Vida 的國際特會中說，當馬太、馬可、路加寫福音書時，『他們不在那靈裏面』。二十一位同工在二〇〇五年六月的信函中，就著這段論述極力勸戒唐懋毅；他們向他指出，這樣的說法使人對新約頭三卷福音書的神聖權柄一甚至神聖默示一產生懷疑。同工們在寫給唐弟兄的信中說，『長久以來，我們在主恢復裏的見證就是，正如聖經本身所證實的，整本聖經乃是由神的聖靈所感動的。說馬太、馬可、路加不在靈裏，根本是違背基督的真理。我們都必須拒絕並定罪我們中間這樣的講說。』

儘管有同工們的勸戒，唐弟兄依然故我的傳講，貶低新約的一大部分，並破壞新約著者的權柄。譬如，在二〇〇六年他說，『他們十二使徒都是』把從主得著的訓練，『照著他自己有益的拿來用，但忽略了裏面的生命和靈。』二〇〇七年，他稱馬太、馬可、路加福音為『傳統和法理』的。同年他也一再貶低彼得和保羅的職事，說彼得的職事是『傳統』的，保羅的職事是『法理』的。雖然李弟兄用『法理』一辭來指救贖的手續，使信徒有資格和地位享受神生機的救恩，唐弟兄卻把法理當作『道理』、『規條』、『字句』。根據唐弟兄的說法，因著保羅的職事是法理的，它把人帶到心思裏，使人拿真理來辯論。唐懋毅於二〇〇七年在 Estancia 的國際特會中說：

因為神託付他[保羅]的，就是神新約的經綸。他只用法理方面的方法來寫信，去告訴各地的教會。他沒有好好的想辦法，怎麼把它實行在教會的裏面。所以他失去了神給他的託付，神也讓他去了，後來被羅馬太子殺掉，被羅馬的軍隊殺掉。可以說，他在法理方面的職事，到此就停止了。

唐弟兄對保羅書信的估價與彼得在他書信中的話相反，那裏他推薦保羅的著作，說他『一切的信』應當被看作與『其餘的經書一樣』（彼後三 15~16）。

取代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法理』職事：唐弟兄教導說，神讓彼得和保羅被殺，好分別結束他們『傳統』和『法理』的職事。他進一步教導說，使徒約翰的職事是『生機』的，只有這『生機』的職事能延續到時代的終結。唐弟兄宣稱，今天只有他和他的同工們是在執行約翰靈和生命的『生機』職事。唐懋毅貶低使徒的教訓和職事，是為了使他能名正言順的取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新約職事，並維護他凌駕一切的權柄，和他個人教訓的至高性。他和他的同工們聲稱：倪柝聲的職事是『法理』的；李常受的『法理』職事就像保羅的『法理』職事一樣，已經『過去了』；恢復中的『老舊信息』是『道理』；在『法理』恢復裏的聖徒是在心思裏，沒有否認他們的魂，因為他們在研讀真理。根據這樣的說法，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堅稱，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信息如今已不再適用，而唐弟兄所教導的纔是『現有的真理』。

維護並高舉唐弟兄『生機』的恢復：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聲稱，他和巴西的眾召會已經離開了『法理的恢復』，成了『生機的恢復』，就是『最後的恢復』。他宣稱只有南美洲會完成神的使命，而其餘的恢復仍留在『法理』的範圍。唐弟兄說他比倪弟兄和李弟兄達到的更高也更遠，他的職事是約翰『生機』職事的獨一繼續。

推廣奇怪的『異象』和教訓：唐弟兄和他的同工推廣奇怪的教訓，這些教訓不是聖經中神聖啟示的一部分。譬如，他在沒有任何聖經或歷史根據的情形下教導說，使徒約翰在以弗所的時候，找到了保羅的十四封書信。他堅稱保羅在推喇奴講堂的教訓（徒十九 9~10），使研讀真理『取代了對主名和主話活的接觸』。在南美洲的青年人受教導說，『保羅幫助亞細亞眾召會的路，就是兩年之久在推喇奴講堂天天教訓人，這是不夠的。因此，在他最後一封書信裏，他記下了那條路的結果：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了我。』這樣的教訓叫人輕視對真理的研讀。唐弟兄的一位同工教導說，信徒被聖經在使徒行傳十七章對庇哩亞人的『表面稱讚』所誤導。他辯稱，其實庇哩亞人失去了神的祝福，因為他們『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保羅教訓的這些事是否這樣。這與使徒行傳十七章十一至十二節的明言相反。這樣的教訓破壞聖經的權柄，並且鼓勵不經審查就接受毫無聖經根據之偏離的教訓。

唐弟兄聲稱他從世界地圖上各大洲的形狀，得到了『啟示錄十二章的異象』。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廣為宣講這『異象』；其效果乃是高舉唐弟兄工作的地位。譬如，唐弟兄對啟示錄十二章的解釋，讓南美洲在現時和末時都處於神行動的中心角色。他教導說，南美洲將成為神子民在大災難期間避難的『曠野』。唐弟兄根據世界地圖教導說，歐洲和亞洲合在一起的形狀，就像一條大龍；非洲的形狀像一個胎兒，他宣稱這指明非洲與啟示錄十二章男孩子的產生有特殊的關係。據

此他聲稱，南美洲有一個特殊的使命，要將唐弟兄的教訓和工作傳佈到非洲。在一些設計來體現此教訓而繪製的地圖上，南美洲被描繪為一串葡萄，就是唐弟兄出版事業的標誌，指明他的職事將成為全地的食物來源。二〇〇七年十一月，Ron Kangas 弟兄在波士頓的特會中，公開請求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停止這樣的教訓。他說：

最後，我願意在愛中，帶著沉痛的心，向那些散佈這種教訓的人呼籲：『請停止。為著主恢復的益處，為著眾召會和眾聖徒的益處，請停止。』我特別要向一個人發出呼籲，他曾把這〔世界地圖的圖畫〕拿給李弟兄看，李弟兄囑咐他說，『不要把這給任何人看。』（《職事雜誌》，十二卷三期，二〇〇八年三月，英文一六三頁，中文未出版）

唐弟兄無視於 Ron 弟兄的呼籲，僅在七週之後，他就在祕魯利馬的特會中，重述並發展他的『異象』。唐懋毅在信息中說：

那麼聖經裏告訴我們，龍是非常氣這宇宙的婦人，所以要把她，要想辦法要把她置於死地。它先用水想把那個地中海的水滿起來，把…一帶都給它淹滿了。那麼，水滿了，那個宇宙的婦人，就是教會說的，就死掉了。但感謝主，聖經告訴我們，海開了個口，神就在直布羅陀那邊開了個口，所有地中海的都到海裏去了。所以地中海永遠不會滿的，因為它有一個海口，直布羅陀那邊出去，到海裏面去了。那麼龍看見宇宙的婦人沒有死，它就想辦法要叫她死掉。

唐弟兄信息的一個主題，就是高舉自己的工作和在其工作帶領下的召會。他聲稱只有在巴西的召會已經往前達到『生機』的階段，並且『神特別向南美眾教會所啟示的，神最終的旨意…祂就知道我們能夠把它實行出去。』他於二〇〇六年秋季在 Estancia Árvore da Vida 的國際特會中宣告說，『感謝主，祂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阿利路亞！為著我們在南美的人，阿利路亞！』唐弟兄用他的『異象』和他奇怪的解釋，來稱義他們的作為，就是完全獨立於主恢復在全地的一個工作和交通，而在全球擴展他的教訓和工作。

將他僭越的使徒權柄從巴西擴大到全地：隨著時間過去，唐弟兄所宣稱的使命範圍，已從巴西擴大到南美洲，到西班牙語國家，到全拉丁語系，今天又到了全地。他時常表示，李弟兄將南美洲的工作交付給他；但這是不真確的，我們許多人都能作親身的見證。李弟兄也沒有把巴西的工作『交給』他；因為這樣作違背李弟兄自己所教導並實行的原則，也就是聖經中關於主工作的原則。當李弟兄要弟兄們在某些特定的地區勞苦，他從來沒有把那些地方交給他們，作為他們的地盤；他總是教導說，主恢復中的所有同工，都應該在交通和配搭中一同勞苦，好完成主恢復的一個工作。

另一個隱藏的分裂因素是劃分地盤的傾向。為著成就神永遠的經綸，主的工作與行動是惟一的。我們乃是有分於主惟一的工作，我們若認為自己所在的任何地區，是我們特殊的地盤，這將是分裂的原因或因素。（長老訓練第十冊：長老職分與神命定之路（二），一七頁）

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的長老聚會中（唐弟兄也在場），李弟兄說：

我很關切在主恢復裏，某一國家的弟兄們會認為那裏的工作是他們的工作，另一國家的一些弟兄們也可能認為那個國家的工作是他們的工作…。這裡有一種實際的光景是不正常的，這不正常最大的一點乃是不同的工作。（長老訓練第十一冊：長老職分與神命定之路（三），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次日，李弟兄與唐弟兄和其他人交通，為要處理南美洲的問題。李弟兄說：

照著真理，基督的身體就是一個。我們必須保守身體的一。這就是以弗所書四章二至四節。你必須保守那靈的一：一個身體和一位靈。保守那靈的一，就是保守身體的一。明顯的，有這麼多小的區域，並不保守合一。

在同一次談話中，李弟兄責怪唐弟兄是南美洲不和的因由；他直接對唐弟兄說：

不要給人一個印象，說你是巴西和阿根廷眾召會的監督者；他們甚麼事都要經過你的同意。

李弟兄過世之後，唐懋毅向兩位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同工提議，要把全地劃分成三個工作區域，而拉丁語系國家的的工作應該被看作是他的工作。在聖經中，或在主恢復的歷史裏，沒有任何這種分裂性提議的先例。這樣的提議漠視一個身體、一個職事、和為著完成獨一神聖經綸的一個工作的原則。這樣的提議遭到拒絕之後，唐弟兄甚至進一步擴大了他自稱的託付範圍。今天，他極力將他的工作輸出到非洲、歐洲、日本、北美洲和南美洲。

教導錯謬的教訓，以稱義分裂的實行：唐弟兄發展出許多扭曲的聖經解釋，來稱義他工作分裂的實行。譬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聲稱，只有跟隨他、他的教訓和『指導』（即唐弟兄所下的指令）的聖徒和召會，纔是『非拉鐵非』；不跟隨的人已經離開了『非拉鐵非』的地位，成了『老底嘉』。他們還教導說，那些在『非拉鐵非』的人，不該接觸在『老底嘉』的人。此一教訓被用來稱義他們在至少四個大洲之不同且爭競的工作，而在眾聖徒和眾召會中間產生一個分開的交通團體；將聖徒從召會逐出；以及在許多已有地方召會的城市，設立分開的第二個『擘餅聚會』。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也公開的透過文字，或在私下談話中，對一些個人和召會作出虛假的指控，為要破壞聖徒對已有的召會和領頭者的信任，使聖徒離開他們。

批評主恢復中的同工、工作和職事：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為要維護他職事的優越性，就散播許多虛假、邪惡的言論。他的同工抱怨說，他們為尋求交通作出的努力，從一九九四年以來就受到阻撓；那時李弟兄還在我們中間盡職。事實上，在李弟兄過世前，以及往後的年間，曾有多次努力，要與他們有交通。但是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非但不實行與同工們是一，反而以最惡劣的言辭批評他們，並且在他們的說話和電子郵件中，向他們的同工和召會中的領頭者散播沒有根據、虛假的指控。

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作了許多虛假並邪惡的指控，反對水流職事站、恢復本聖經、晨興聖言、國際特會和訓練、全時間訓練、主恢復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個別的長老和同工。但是，他們所反對的那些事，其實都是在李弟兄的帶領下起始的，也都成了今日整個恢復中豐富祝福的源頭。

許多其他奇怪、偏差的教訓，皆來自以上所列的錯謬和偏執的觀點。譬如，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提倡搖晃、跳躍、跳舞、排成『一列車』、跳『踢踏舞』，作為脫離己所需的實行。唐弟兄教導說，『被靈充滿的一定要跳，』『你如果還沒跳，就是還沒被靈充滿。』他稱義這樣的活動說：『聖靈帶領我們有新的東西。』

今日唐懋毅及其工作的實行

唐懋毅根據階級制度和自取的個人權柄，建立了一種個人的跟隨：唐弟兄工作中對權柄的運用，與聖經中關於領導的啟示和我們在主恢復裏的實行，有顯著的對比。新約中的領導不是繫於某個人，乃是在於使徒的教訓。（徒二 42，多一 9。）因此，在主的恢復裏，同工們並不栽培任何個人的跟隨。我們不以正式或組織的方式跟隨人；我們乃是跟隨神永遠經綸的健康教訓，就是藉著主的僕人所供應給我們的教訓。（提前一 4，六 3。）照著聖經的啟示，除了基督以外，沒有人有個人的權柄，（太二八 18，）惟有基督是身體的頭。（弗四 15，西一 18。）召會乃是藉著祂神

聖的傳輸，得以有分升天基督的權柄。（弗一 19～23。）這權柄是在身體的肢體相互的生命供應中，得以施行的。（弗四 15 下～16。）在身體的三方面—召會、職事和工作裏，沒有組織，也沒有階級，只有在神聖生命交通中的相互分賜。

唐弟兄及其同工們的實行違反這些原則。他們教導一個權力階級制度，其中最高的是神，其次是基督，再來是『那使徒』，最後是長老。他們賦予『那使徒』—唐懋毅—近乎絕對的權柄。他們教導說，『你若是違背唐弟兄，就是違背神。』他們建立了工人和長老的階級組織，好執行『那使徒』的『指導』（指令）：一些弟兄被指派作『國家級同工』，和『區域級同工』；在長老們中間，在一地的某位長老可能被任命為『第一長老』。這種安排是組織的、階級的，且是違背基督身體的生機性質的。在唐弟兄工作中的每一階層，背負責任的人必須要服從那些在他們之上者的指令，否則就有被趕出去的危險。許多工人和長老都因為『不與那使徒是一』而被解職。

唐懋毅及其同工們強調對他權柄無條件的服從，並且恐嚇任何批評他們工作的人。一面，他們教導說，只要你服從唐弟兄的指導，無論是錯是對，你在神面前都不需要為結果負責；這種教訓顛覆聖徒們的良心，並使他們對這一切真理的偏離毫無感覺。另一面，唐弟兄及其同工一再的說，那些對他們的教訓和工作表示憂心的人，可能因為褻瀆聖靈而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他們為了將恐懼注入到人裏面，就用臨到某些聖徒和他們家人的悲劇，作為神審判不與唐弟兄是一之人的例證。有些聖徒因為轉離唐弟兄的職事，受到唐弟兄的同工們及其跟隨者的咒詛。另有些聖徒遭到惡意的攻訐；而其控告者所攻擊的私人問題，若不是控告者自己捏造的，就是多年前已經對付過了；他們完全不顧這這樣的控告給被控告者及其家人所帶來的破壞。我們拒絕一切這種濫用權力、維護自己、當受譴責的說話。

唐懋毅及其同工們進行隱密、欺騙、單獨的工作：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沒有與領頭者或同工們交通，就到北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和日本各處私下接觸地方召會中的聖徒，為要勾引他們跟隨唐弟兄的職事。他們已在他們的工作與個別聖徒和召會之間，建立了私下的交通，並且訂定了他們自己的特會和聚集的時間表，而與主恢復在北美洲、南美洲和歐洲的既定特會相衝突；這一切是為著使跟隨唐弟兄職事的聖徒，與主恢復眾召會中間的普遍交通分開。

在許多地方，儘管有召會中負責弟兄們直接的勸阻，他們仍然隱密的散佈唐弟兄的出版物。這發生在美國的許多地方，包括：伊利諾、馬里蘭、維吉尼亞、新英格蘭和佛羅里達等各州。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也同樣的企圖將他們偏離的教訓傳佈到北美洲其他地方，以及非洲、歐洲、日本和南美洲。最近，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呼召更多的青年人，去作『遊行的售書小販』（colporteur），好將他的教訓傳播至全地。

唐懋毅及其同工們實行分裂：唐弟兄工作最終的結果就是分裂。在四大洲中十二個國家裏，超過三十個已有正確立場之地方召會的城市中，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們又設立他們自己的『召會』和『擘餅聚會』。僅此一點，唐弟兄及其同工的工作就必須為所有關心主在祂恢復中權益的人所唾棄。這種實行違背新約基本的原則——一的立場；這原則都曾為倪弟兄和李弟兄所教導，乃是在主恢復的實行中，基本的真理。

任意去另外設立教會，這是最大的罪。我們要怕設立教會，過於怕作任何的事。弟兄們！你們看見這個的嚴重麼？再沒有比任意設立教會更壞的！請你們記得，甚麼都辦得，就是教會辦不得。因為這是基督身體的問題。這件事我們必須在神的面前弄清楚。所以，我們無論到那裡去，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到底這個地方有沒有教會。不是這個教會強不強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是這個教會屬靈不屬靈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地方已經有了地方的教會，我們絕對不能有第二個教會，我們必須害怕另外設立桌子擘餅，因為這是不得了的事。（《倪柝聲文集》第三輯十冊，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如果我在某一城市裏，無論我對那些在當地聚在一起，作為獨一地方召會的人感覺如何，並且無論他們如何對待我，我都沒有選擇。我必須學習十字架的功課。我必須學習破碎和否認己的功課。只要獨一的一已經在那裏，我就沒有立場，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在那地方開始另一召會。我必須受約束並受限制。這是真實的功課。（召會實際的彰顯，二九頁）

在某些已建立地方召會的地方，唐弟兄的同工們聚集聖徒，在召會之外有分開的聚會。在某些事例中，他們在現有召會的鄰近城市建立『召會』，用城市界限為其分裂的藉口，然後再從那些召會吸引聖徒加入他們。這兩種作法都違背一的立場的真理。設立任何聚集為著建立隔絕、分開的交通，乃是分裂。

一個身體是出於一位神、一個成為肉體、一位在成為肉體裏的基督、一個釘十字架、一個復活、和一位在升天裏的基督。如果我們看見這個，我們還敢把這個身體分裂麼？我們還敢在這個身體裏製造分裂麼？當然不敢。但是今天有一些曾經與我們在一起的人，竟然敢製造分裂。一位弟兄告訴一位異議者，我們不能容忍分裂。這位在安那翰製造了分裂的異議者就說，他要去解散那個分裂，或者把牠從安那翰搬出去。我聽見這話，就對自己說，『你即使能把那個分裂搬到火星去，牠仍然是分裂。』分裂就是分裂。最後，那個分裂就從安那翰搬到附近一個已經建立了召會的城市。這件事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身體的事上，異議者是多麼的在黑暗裏。只就著白紙黑字知道一些道理，並沒有甚麼意義。（一個身體和一位靈，一五頁）

在某些情況下，唐弟兄的同工們撒播種族和文化的不信任，而助長這種分裂。這樣在弟兄中散佈懷疑是邪惡的。（箴六 16, 19。）任何以種族、語言、文化或國家背景為基礎，建立分開的交通團體的作法，都不屬於基督身體的性質；基督身體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藉著祂的死所創造的新人。（弗二 15，西三 10~11。）

唐懋毅工作擴展所及之處，其召會和聖徒立場的衡量標準，在於他們與唐弟兄、他的教訓和『指導』的合一程度。根據唐弟兄和他同工們的說法，一個召會或一個聖徒若拒絕唐懋毅的指導，就相當於該召會失去其立場，或是該聖徒失去其聚會的立場。當有些召會中的領頭者決定不再跟隨唐弟兄的工作或職事時，某些唐弟兄的同工應對這種對他們權位的挑戰，乃是進到這些地方，推翻當地的領導，把原來的領頭弟兄換成其他效忠唐弟兄的人（這大概是他們惟一的資格）。因此，唐弟兄的他的同工已篡竊召會立場的真理，並破壞召會的地方行政，用對唐弟兄個人職事和工作的效忠取代了聖經的標準，作為他們在承認召會上管制的因素。

譬如，當某地的負責弟兄們敞開當地的召會，邀請唐弟兄工作範圍以外的弟兄前來盡職時，三位唐弟兄的親密同工代表唐弟兄寫道：『唐弟兄否定這些弟兄在召會的名義裏所採取的行動，』他們宣稱只有跟隨唐弟兄的人纔是『堅定站在召會的立場上』。在厄瓜多爾和智利，有這樣的教訓：那些離棄唐弟兄『指導』的人是在背叛裏，因而失去了召會的立場。在其他事例中，有一個新『召會』在已有召會的地方成立，其惟一的理由就是要維持『與那使徒的交通』。在許多事例中，有些聖徒因為想要跟隨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之書刊（水流職事站的出版）所帶給我們的新約職事，而被趕出召會或是受到嚴重的逼迫。這樣的實行是濫用權柄且製造分裂，在主恢復的眾召會中間絕無地位。

結語

本信中所提及的事實都是根據廣泛的查證。其中所列關於唐懋毅及其同工錯謬教訓的例證，皆取自他們自己的說話和著作。他們工作所造成的難處也都有詳實的文件記錄。如欲取得進一步資訊，請參見www.afaithfulwitness.org網站。對此信和其他警告聲明有問題者，也請見該網站。

我們要清楚聲明，本信中所描述唐懋毅弟兄及其同工們的觀點和作為，並不代表藉著倪柝聲和李常受兩位弟兄所帶給我們之新約職事的觀點和作為。它們也不代表主的恢復從一九二〇年代直到今天，在領導方面的實行。我們不同意，並定罪一切用主恢復的名義所帶進的錯誤教訓和分裂工作。

一個擔負責任的人若是偏離了真理，無論他是誰，聖徒都不該跟隨他；即使他們曾經從他得到幫助，也不該跟隨他。為了要對真理絕對，對主的恢復忠信，我們都必須把個人的情感和關係擺在一邊（太十二48～50，彼前一22）。

不管我們已往從某一位身上得著多少幫助，如果他作了得罪身體的事，我們還是必須實行真理[指羅馬十六章十七節的真理]。（召會生活中引起風波的難處，三〇頁）

對真理的絕對，乃是在屬靈的事情上沒有情感的影響，就是自己的親兄弟、親姊妹也不能影響真理。在屬靈的事情上，人的關係一擺進來，真理就不絕對。（倪柝聲文集第三輯六冊，一八四頁）

我們誠摯的盼望並禱告，藉著我們救主神的憐恤，唐弟兄及其同工們能改變他們的道路。同時我們也宣告，任何人若真實的轉離他們的偏差，我們仍然樂意恢復與他們的交通。

我們深切的盼望，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和眾召會能蒙保守，不受到進一步的破壞，並能在平安中得建立（徒九31）。我們請求眾聖徒持續為此禱告、代求。對於那些已經接觸到唐弟兄及其同工們所宣傳之教訓、出版或實行的人，我們勸告你們要拒絕他們，好叫你們蒙保守，也叫身體免受混亂、破壞和分裂之害；這些乃是在與神經綸相違背的教訓得以生根並生長時，必然的結果。對於那些跟隨這樣教訓和實行的人，我們在基督的愛裏勸戒你們，當遠離這些事。

我們也鼓勵眾聖徒放心振作，並因主在祂恢復中持續的說話而得加強。現今祂見證的照耀，以及祂行動在全地的擴展，都是前所未有的。願主保守所有的聖徒和召會，都留在真正的一和同心合意裏，（約十七11，21～23，弗四3～6，羅十五5～6，）使我們思念相同的事（腓二2），說相同的話，（林前一10，）好叫我們能一同完成新約職事的獨一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12。）

代表主恢復中的眾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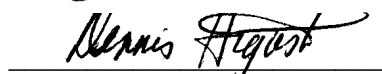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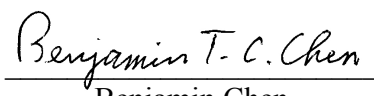
Bill Bar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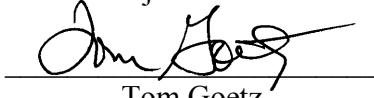
Les Ci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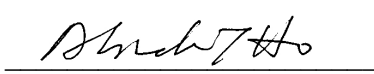
Dennis Higa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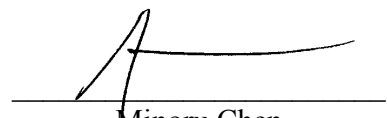
Benjamin Chen



Tom Goe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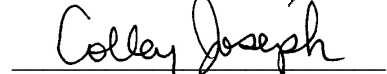
Abraham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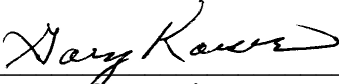
Minoru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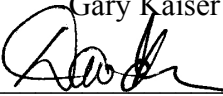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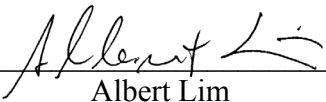
Ray Gra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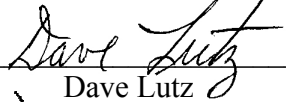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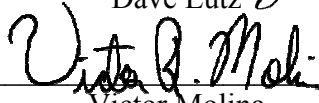
Colley Josep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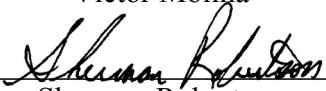

Gary Kais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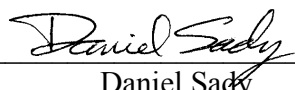

David Koo


Albert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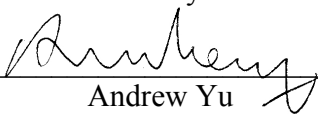

Dave Lu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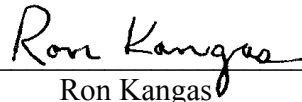

Victor Mol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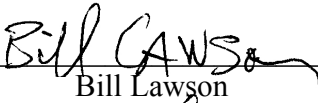

Sherman Robertson


Daniel Sady


Dick Tay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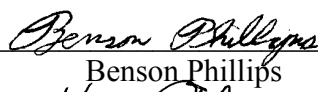

Andrew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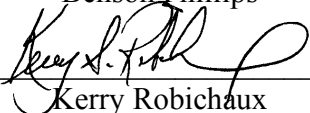

Ron Kang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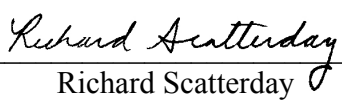

Bill Law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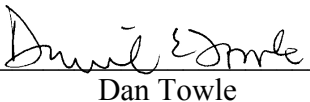

Bob Lit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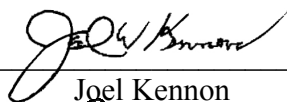

Ed Marks


Benson Phill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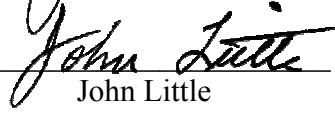

Kerry Robichaux


Richard Scatterday


Dan Tow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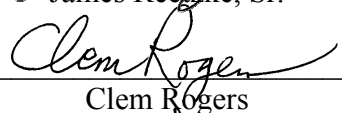

Joel Kenn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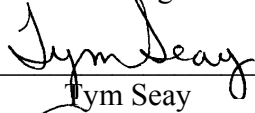

James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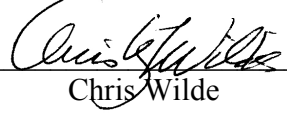

John Little


Jim Mi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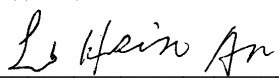

James Reetzke, S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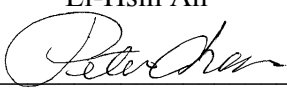

Clem Rog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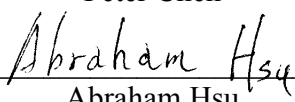

Tym Seay


Chris Wi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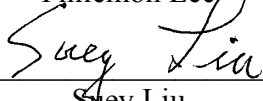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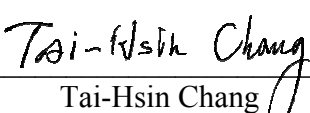

Li-Hsin 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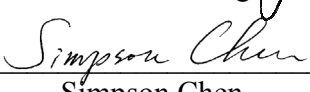

Peter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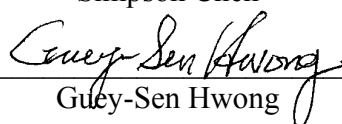

Abraham H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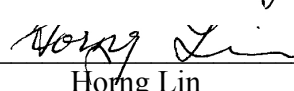

Philemon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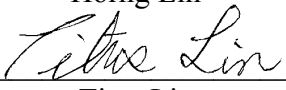

Suey L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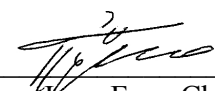

Tai-Hsin 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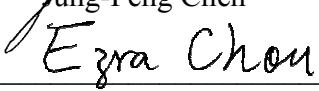

Simpson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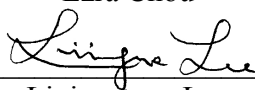

Guey-Sen Hw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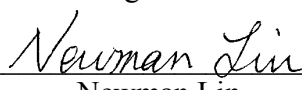

Horng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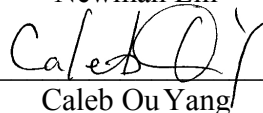

Titus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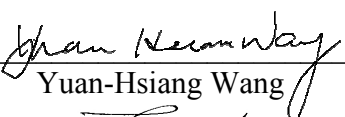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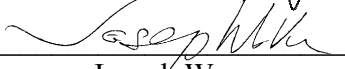

Jung-Feng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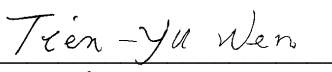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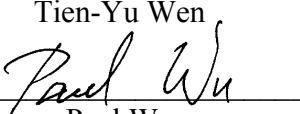

Ezra C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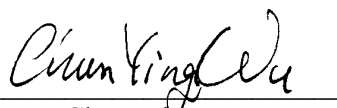

Livingstone Lee


Newman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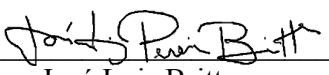

Caleb Ou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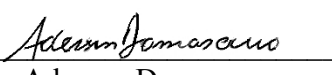

Yuan-Hsiang Wang

Joseph W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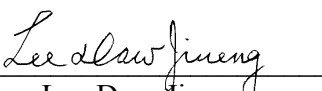

Tien-Yu Wen

Paul Wu


Chun Ying W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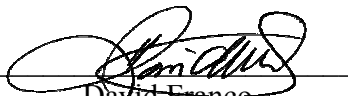
SOUTH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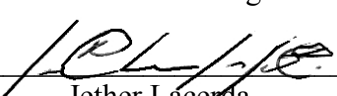

José Luis Brittes


Aderson Damasceno


Lee Daw-Jiu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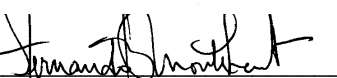

Jorge Fari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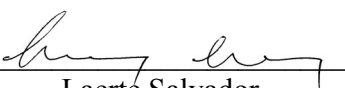

David Fran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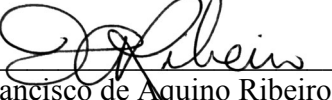

Jether Lacerda


Pablo 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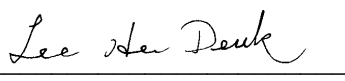

Julio Martine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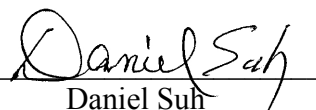

Fernando Monte-Serrat


Laerte Salvad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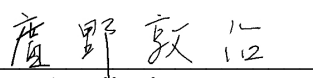

Francisco de Aquino Ribei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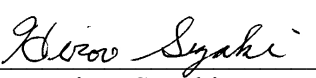
KO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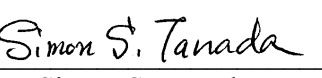

Hee Deuk Lee


Daniel Suh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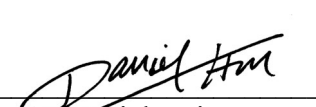

Atsuji Hirono


Hiroo Suzuki


Simon S. Tana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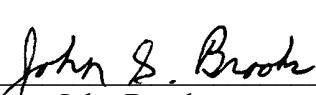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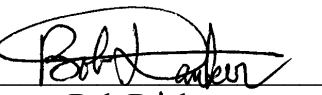

Ittai 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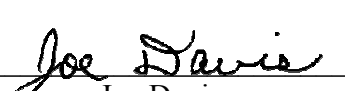

Daniel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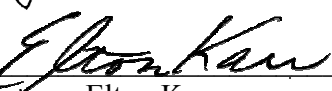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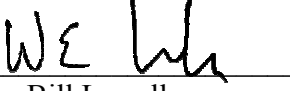

Jim Batten


John Br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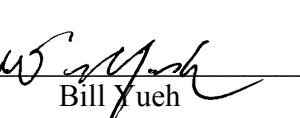

Bob Danker


Joe Davis


Elton Karr


Bill Lewel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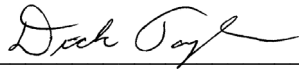

Mel Porter


Bill Yue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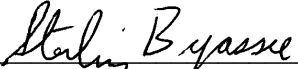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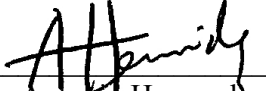

Paul Cooke


John Hwang


Dick Tay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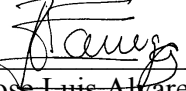
MEXICO


Sterling Byassee


Antonio Hernande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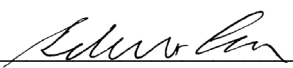

Paul H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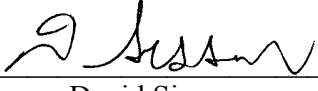
CENTRAL AMERICA


Jose Luis Alvarenga


Mauricio Mi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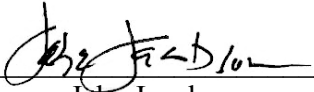
CANADA


Robert Lim


David Sisson

ISRAEL


Trawnegan G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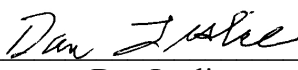

Jake Jacob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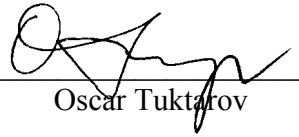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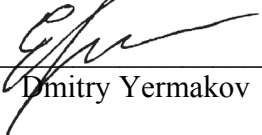

Jerusalem Sung

RUSSIA


Leonid Brattsev


Dan Leslie


Oscar Tuktarov


Dmitry Yermakov

AUSTRALASIA


Ray MacNee


Richard Salmon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Brother Dong Yu Lan
Rua Artur Azevedo 1537 - Apto 91
Pinheiros-Sao Paulo-SP
Brazil CEO 05404-004

親愛的唐弟兄：

由於我們對基督身體，特別對主恢復之身體見證的最高關切，我們帶着沉重的心情，寫這封信與你交通。藉着我們所跟隨之今時代的職事，我們眾人都蒙了光照，從新約看見神在今時代所要作的，乃是在一裏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成為基督的新婦，使祂回來時，得着新婦歸祂自己。這新婦乃是神的家、新人和神的國。這是宇宙的，由各民、各族、各語言中重生並得勝的聖徒所組成；在這宇宙的新人裏，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已過二十世紀的召會歷史清楚表明，根據主的話，神已來到祂在這地上行動的最後一步。在這末後的日子裏，神所需要完成的，乃是藉着在全地各大洲並每個國家中愛祂的人，建造基督的一個身體。今天在主的恢復裏，這必須是支配我們工作的異象；否則，我們就會重複基督教可悲的歷史，並且進一步攔阻神在地上的定旨。

當然，我們不能說基督教沒有為主作許多事，但幾乎所有基督教工作的結果都導致分裂，並使基督一個身體的見證受虧損。基督教當然傳了福音，但那種傳福音工作的方式總是把基督的身體切成碎片。（參腓一15。）同樣的結果也幾乎發生在基督教工作的每一方面：其在地上的擴展乃是公會與分裂的擴展，其對信徒的造就乃是建立使信徒彼此分開的實行，甚至其對聖經的解釋乃是推廣教訓之風使信徒四散，而不是建造他們成為一個身體。基督教主要的特徵，甚至在未蒙光照的世人看來，乃是分歧、不和、混淆和分裂。人不能說，只因基督教所摸的是神聖的寶貝—福音、聖經真理和神聖的生命—它就是為主作正確的工作。就如馬太十三章三十三節所說到的婦人，她帶進麵酵，使全團發酵的事上，顯得很有辦法。（參林前五6。）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基督身體的建造；這不僅僅是傳福音、造就聖徒、或教導聖經的工作。雖然我們作這些事，但今天主恢復主要的特徵乃是一，就是基督身體的一，是三一神自己的一；並且今天我們在主恢復裏所作的，乃是單單以保守並加強那神聖的一的方式來作，而我們都得有分其中。我們若不顧到這主要的特徵，我們的工作就與基督教的工作毫無分別，也不能算是神在今時代的工作。主若在祂回來時，對我們任何一位在祂今日的恢復中作祂同工的人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離開我去罷，』（太七13~27，）那將是何等可怕的事，又是何等大的損失和羞恥。願主拯救我們眾人！

在我們與你的交通中，我們願意引用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職事的著作中，關於基督身體的一些話。這些引用的話是最近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二〇〇五年春季）綱要的一部分。這些話對我們眾人都是極大的幫助；因為你那時無法與我們在一起，我們願意把這些話向你擺出來。願我們眾人都為這些話有禱告，並按照這些話作工。以下這些話使我們中間支配的異象得以具體化：

- 1 神永遠的經綸是要得着基督的身體，所以我們需要有身體的異象，且在這支配並管制的異象下作主恢復的工作—弗三3~11，箴二九28上。

- 2 我們的工作是主恢復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這工作乃是照着基督身體結晶意義的屬天異象－徒二六19，九1～6。
- 3 今天我們所作的不是我們個人的工作，乃是神經綸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體－弗三9，四16。
- 4 我們在主恢復裏的工作，乃是神經綸的工作，基督身體的工作－林前十五58，十六10，西四11。
- 5 所有同工都該爲着獨一的身體，在宇宙一面作同樣一個工作；工作的出發點乃是身體的一－林前十六10。
- 6 神的兒女甚麼時候看見身體的合一，甚麼時候就看見工作的合一；甚麼時候看見身體的合一，甚麼時候就脫離個人的工作，就看見身體的工作。
- 7 我們在主的恢復中所有的，不是一人個人的職事，而是身體團體的職事－弗四11～13。
- 8 在主的恢復中，我們不該有一種想法，以爲我們能照自己的方法，作某種特別的工作；反之，我們需要領悟在主的恢復中只有一個工作－身體的工作－西二19。
- 9 在主的恢復中，主的行動裏，只該有一個工作，沒有不同的工作。
- 10 照雅歌七章十一節裏的圖畫，愛基督的人願意從一地到另一地寄居（在村莊住宿），爲要與她的良人一同完成那爲着全世界（田間）的工作。
- 11 召會、職事與工作，三者都源於身體而存在，都在身體裏有其地位，並且都爲着身體的益處効力－羅十二4～5，西二19，三15。
- 12 三一神在我們裏面的工作，是要產生基督的身體；任何在此之外的工作，都不在神永遠經綸的中心線上－弗四4～6。
- 13 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都該有一個心和一條路，同心合意在一個人裏用同一的口說一樣的話，好爲着一個職事的一個工作，建造一個身體－耶三二39。
- 14 今天召會中一切的難處，都是由於缺少看見身體，以及對身體的無知。
- 15 我們一摸着神屬靈的工作，就非受祂的定律限制不可；我們若偏離祂的定律，我們就了了－參民十八1。
- 16 新約職事的領導，乃是由那支配我們、神所賜關於神經綸的啓示在領導－徒二六19。

因着基督身體在宇宙一面的這個支配異象，我們相當關心今天在主恢復裏我們中間一件特別的事－出版工作的事。今時代職事的出版乃是主在地上行動之領導的吹號，若是有不同執事的多種出版，就會有不定的號聲，並且在我們中間必然會有眾多領導的危險。這無疑的會導致混淆、爭辯、至終是分裂。這樣不定的吹號會將基督教分裂的特徵帶進我們中間，至終會改變主的恢復，使其成爲基督教的一部分。李弟兄曾說到主恢復在中國時的出版工作：『我們只有一種出版，一切都是經過倪弟兄的福音書房出版的，因爲出版其實就是吹號。吹號不僅是在口頭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一七一頁。）我們都必須起來，全力抵擋任何將主恢復變成基督教的因素，甚至是我們自己執事的出版。

我們都承認，完成神在今時代行動之今時代的異象和職事，乃是藉着我們的倪柝聲和李常受兩位弟兄，在主恢復裏所揭示並供應的。他們的職事建造基督的身體，並沒有造成分裂，因爲他們的職事實際上乃是新約職事的一部分。八十多年來，在主恢復裏這份

職事一直是領導，也必須繼續在主今日的恢復裏是領導。因此，我們的出版工作必須只出版我們從這兩位弟兄所領受的職事。我們不需要有我們中間不同弟兄的出版物；雖然這些出版物可能是基於這兩位弟兄的職事，卻想要加上不同的色彩和味道，爲了特別的應用而重新有所解釋，或使之降低或軟化，好使基督教易於接受，或使某些地方召會的聖徒易於明白。這不過是使麵發酵之婦人的原則，（太十三33，）也是基督教的作法。在主恢復裏，在我們中間絕不可有這事。我們都必須站住抵擋它。與我們中間一些人天然的觀念相反的，倪弟兄和李弟兄盡職的方式，並沒有使我們中間的年輕信徒不能領會神經綸的豐富。一次又一次，我們中間甚至最新的信徒都顯示出，他們能懂得並理解這份職事最深奧的意義。我們根本不需要使這職事簡單化，而加上不同執事特別的作料，也不需要爲着地方或文化的需要，而改變樣子。這是一個基督身體的一個職事，爲着全地眾地方召會中的一個見證。

唐弟兄，當我們看到主恢復在南美洲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出版工作時，我們很難過，在其中有這麼多你的著作。據我們所知，你所寫的，對主今時代職事的啓示，或對恢復的實行方面，並沒有加增甚麼重要的東西。我們也很難過，花了這麼大力氣發行這些書，而完整的葡萄牙文新約恢復本從着手開工以來，幾乎二十年，仍然沒有出版。相反的，俄文版的新約恢復本，在主恢復移民到俄國之後，五年半之內就完成了；現今，說俄語的聖徒有恢復本作他們屬靈的吸收和消化。各處的聖徒、召會和同工都承認，恢復本是我們中間一個出版裏生命供應和神聖真理的主要來源；因此，使說葡萄牙語的聖徒得不着他們語文的恢復本和註解，而同時在他們的工作裏，大量出版你的文章，這樣服事他們是不好的，也是不忠信的。當然，在地上有些地方沒有資源把恢復本合式的繙譯爲當地的語文，但在巴西的情形並不是這樣。在巴西，這件事很清楚是誤用資源，漠視了那裏聖徒們的需要，放棄了主給祂整個恢復的供備，爲着建造基督的一個身體。雖然可以有許多辯解，說到當地的需要消耗了資源，以致不能用於把恢復本繙譯爲葡萄牙文，但簡單的事實是，有太多的資源被花在印製一本又一本你所著的書，而聖徒們不能得享葡萄牙文的恢復本連同註解。據我們的觀察，這根本不是資源的問題；乃是對主的恢復裏一個職事的負擔、決心，饑渴的問題。

基於最近的報導，我們開始了解，爲甚麼你沒有甚麼興趣出版葡萄牙文的恢復本。一些忠信誠實的弟兄們告訴我們，你曾公開批評一些使用恢復本的人。我們也聽到可靠的報導，也有一份你說話的聽抄稿，在其中你宣稱從神得到了新亮光和新啓示，自以爲超過了我們藉着時代職事從神話語中所領受的。我們知道你所說關於倪弟兄和李弟兄職事的話：『你不需要知識；你需要靈和生命。』有人也告訴我們，有些人說，『不要讀恢復本；唐弟兄一直在往前。』此外，我們也知道有人說：『不論你讀甚麼，都要在唐弟兄構得上時代之啓示的光中來讀。』這些『啓示』被認爲是『現今的真理』，又有更進一步的話說：『我很高興恢復本還沒有出來；你會被它搞糊塗。』然而，既使有這種的談論，我們知道在許多尋求者裏面有深處的呼求，要得着葡萄牙文的恢復本。

最近有一位可信賴的弟兄告訴我們，並且有另一位可信賴的弟兄加以證實，說你在供應話語的時候，說馬太、馬可和路加都不在那靈裏。爲了證實這些人的報導，我們要引用你在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一日所說一段話的聽抄稿，這段話也可在網路上取得。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們沒有把主耶穌所有的話記載出來，只有把他們能

穀應用的、所知道的，把它寫出來，卻把主真正重要的話，把它們都忘記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們，約翰本來也是跟其他十一個使徒一樣，一直的只知道去拯救人，把人帶到成為神的兒女。所以他不知道人需要生命的長大。但是感謝主，保羅他看見了，他在異象裏看見了，神在新約的經綸裏面，就把三一神作到我們三部分的裏面。我們這三部分的人裏面充滿了三一神了；那麼就是說，永遠的生命在我們裏面加多了。這個目的，在馬太、馬可、路加都沒有寫過，因為他們寫的時候，不在那靈裏面，因為那靈已經有了。〔據我們所了解，唐弟兄是指約七39所揭示的那靈。〕因為那靈當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祂已成為賜生命的靈了。但是門徒沒有應用那靈。但是約翰福音告訴我們，這個靈乃是實際的靈。這個靈已經住在裏面。這個靈成為內住的人了，不再出來了。這個靈能帶領我們如何生活行動。更重要的，這個靈的重要用處是使我們想起主對我們所說重要的話。所以如果我們不在那靈裏面，所有主耶穌講的話語，有時候我們聽不進、聽不懂。當我們在靈裏面，我們就能應用三年半裏面儲蓄在我們裏面的東西，都能給我們一件一件的顯明了。

有人告訴我們，有些人因為所講的話，已經停止參加召會的聚會。親愛的唐弟兄，根據提後三章十六節，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彼得也告訴我們，『經上所有的豫言，都不是人自己的見解；因為豫言從來沒有發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聖靈推動，從神說出來的。』（彼後一20~21。）長久以來，我們在主恢復裏的見證就是，正如聖經本身所證實的，整本聖經乃是由神的聖靈所感動的。說馬太、馬可、路加不在那靈裏，根本是違背基督的真理。我們都必須拒絕並定罪我們中間這樣的講說。

另外還有相當令人不安的報導傳給我們。有人告訴我們，你在另一個場合說，約書亞並沒有完全受摩西的訓練，並且當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二四15，）他是自私而單獨的，因為他說，『至於我…。』對約書亞的宣告有這樣的領會是相當奇怪的，因為他的宣告幾乎是眾所公認為主所喜悅的。如果你對這段話有特別的看見，那不是，也不該是主恢復的看見。又有人告訴我們，你講道說，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不列於受〔掃羅〕逼迫的人之中，因為他們不在那些呼求主名的人中間。在這篇講話的上下文，你暗示安那翰乃是耶路撒冷，那裏的同工們乃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所以他們在自己的家中不呼求主名。我們認為應用這樣的解經是不恰當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這樣解經本身乃是毀謗主的使徒，因此，乃是毀謗主自己。（參太十40~41。）以上所題的三個例子，在神的話裏都是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講說，實在是與神的話相悖，會引岔信徒，造成異議、分裂、和對身體的破壞。我們不知道在南美洲的眾召會中所傳講的這一切話，但這些例子已足使我們大有警覺。在你的職事和出版物中，這些話是錯誤的、不同的教訓和講說，是與神的話不同的。我們不認同這是新約職事的一部分。

關於你所講的，還有另外一些例子，可以歸類為提前一章三至四節所描述的『不同的事』。這些例子中所講說的，乃是與時代職事不同，因為它們與神的經綸不同，在聖徒們中間引起了爭論。正如李弟兄在提前一四節註1所說，這些言論乃是『涉及謠言、傳聞、真實或虛假的故事、以及虛構之事的話語、言論和談話。』關於這一類的話語，我們要從所聽到的，提出三個例子，它們都與我們從今時代職事所交付給我們的話語相反。（一）根據報導，你曾傳講說，在國家地理雜誌上一幅歐亞的地圖，很像啓示錄十二章大紅龍的樣子；根據一些幼童的畫，你說非洲是男孩子的出生地；你說南美洲是啓示錄十二章裏曠野的一部分，因為在一本雜誌裏另一幅畫中的鷹，代表美國，牠的身體橫

跨北美，牠的兩翅遮蓋太平洋和大西洋，牠的腳堅固的站在南美洲上。(二)李弟兄說過，約叁一節題到的該猶，是不同於徒十九29、徒二十4、羅十六23、林前一14所題到的該猶弟兄，（見約叁一1註2，）但你斷言這個該猶就是羅十六23和林前一14所題的該猶，所以你認為約翰三書是寫給哥林多的書信。同樣的，你宣稱約叁12的低米丟，就是徒十九24的低米丟，與李弟兄在後一處的註解相反。(三)你說巴拿巴和保羅在分開的時候，都抱持各自的意見，但李弟兄傳講的卻相當不同；他說，『這個責任該由巴拿巴承當。因為這事以後，行傳裏的神聖記載，說到主在神新約經綸裏的行動，就不再題巴拿巴了。』（徒十五39註1。）除了這三個教導不同之事的例子之外，我們也有一份你講話的手抄稿，其中你說倪柝聲有生命的職事，李常受有那靈的職事，而你有實行那靈與生命的職事，似乎你是這兩位真正時代職事的繼續和總結。唐弟兄，雖然這一切報導所說的事，不像前一類那樣嚴重，但它們都指明一種不同的講說和教訓，『這等事只引起爭辯，對於神在信仰裏的經綸並無助益。』（提前一4。）

這些教訓可能刊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刊物中，這使我們非常的關切。當這種不同的教訓在南美洲眾召會中被傳講，我們怎能期望整個南美洲能實現並維持同心合意？許多愛主、愛祂恢復的聖徒，吞不下這樣的講說，而由於這種的講說，已經造成了分裂。除非在整個南美洲只講說並出版一個職事，更多的分裂必然會在那裏發生。那裏的眾召會不能有兩個職事，否則就會有極大的混亂。雖然李弟兄許可你把他和倪弟兄的書繙成葡萄牙文，但是你用他和倪弟兄的職事作為平臺，出版你自己名下的書，想要把你不同的教訓說得好像和他們一致；在這樣的事上，李弟兄從來沒有與你是一。二〇〇五年四月四至七日在安那翰的同工交通中，大家聽到一位弟兄見證，李弟兄在一次同工聚會中告訴你說，你所作的工與我們在北美洲所作的不同。唐弟兄，我們應當坦誠的重溫我們的歷史，來看當前的危機是如何產生的。如你所曾聽見並知道的，當李弟兄仍在我們中間時，他已知道有一些不同心的看法和不同的工作，這些乃是種子，演變成今日叫我們為難的事。他以嚴厲而清楚的話語，對許多弟兄，包括你在內，表達了他對這些不一致看法和不同出版的不悅。另一面，他容忍了你在主恢復中的工作，偶而也對你所作的工表示欣賞。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當李弟兄還在這裏時，你和你的同工在出版的工作上還不是那麼大膽。多年來你也知道李弟兄和我們對多種出版成了主恢復職事中的眾多號聲，有怎樣的感覺。然而，你卻加速發行你自己的出版物。當相調弟兄們持守他們的諾言，只重新講說李弟兄的職事，你卻一直在增加出版你自己的著作。你這樣的一個職事，豈不是極其明顯的一種與相調弟兄們所實行，使眾召會得益處的一般職事相爭競的職事麼？我們極為關切在南美洲主恢復的工作，因為這樣的不同的教訓繼續在那裏傳講，並且正如有人告訴我們說，各種不同的控制也繼續加諸於一些地方的召會。

以上所舉七個例子僅僅是我們所得報導各類事情的代表；我們注意到，在南美洲傳講着許多其他類似的話。但這些例子清楚顯明，在主恢復中一個職事裏有不同的說話、吹不同的號聲。關於這事我們要回想李弟兄在『長老訓練第七冊：同心合意為着主的行動』書中所說的話（七二至七四頁）：

有些所謂的工人、帶領人，喜歡以為自己能採取另一條線，不跟隨職事裏的一條線。他們也許認為這和說方言沒有明確的繙譯一樣，不過是一件小事，不需要太加注意。已往我自己也多多少少有這種思想。雖然我說了這樣

嚴肅的話，我的容忍結束了，但有些弟兄也許覺得，（不是消極的，乃是非常積極的，）他們愛我，他們不認為我需要對這樣的小事那樣嚴肅。已往我有同樣的思想，但藉着我的研讀，我看見在新約裏，吹號叫人豫備打仗的例證只用在哥林多前書。〔十四8。〕哥林多前書這個例證不是用來說到基督在祂神格裏的身位，或基督重大、永遠的救贖。這個例證是用在次要的點上，就是繙方言。…這是關於說方言的事，我們認為這件事很小，使徒保羅卻在這節插進『打仗』一辭。我們中間沒有人會認為打仗是小事。打仗的軍隊需要士氣，就是爭戰的同心協力。爲了維持這種士氣，甚至對最小問題的一些異議也必須消殺。那些微的異議談話若不消殺，士氣就會消滅。不再有士氣，軍隊必然會打敗仗。這警告我，主的職事是嚴肅的。主的職事就像吹號，叫軍隊前去打仗。（民十9，士七18。）主的職事是爭戰的事。（新約聖經恢復本提後二3與註1。）

一個地方若有兩個出版，無可避免的會有兩個工作，遲早也會有混亂和分裂。基督的身體是一，因此，在身體裏必須只有一個口，一個說話。（羅十五5~6。）當然這是限制，但我們若不顧到基督身體的限制，我們的工作就是不法的，且會破壞基督的身體。李弟兄到主那裏去之後這幾年，你的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物，在北美、南美、歐洲和非洲主的恢復裏，日益造成混亂和爭辯。對於這種混亂和爭辯的抱怨，已經從這幾大洲傳到我們耳中。親愛的唐弟兄，我們懇求你，不要僅僅認為若是你的福音工作有好的果效，那些果效就稱義你的工作。按照倪弟兄和李弟兄的榜樣，我們必須以基督身體裏的一，作為召會、職事和工作較高的管制原則。否則，主的恢復就與基督教無異。我們若不以基督身體的一作我們的管制原則，我們怎能稱自己為主的恢復？我們所在意的若只是福音工作，而不管對基督身體的一會造成甚麼衝擊，我們與基督教又有何異？

最近於二〇〇五年四月在安那翰同工的聚會當中，六大洲，包括南美洲的眾召會，都有代表的弟兄。在這些聚會中許多弟兄見證，你的職事和朱韜樞弟兄的職事的出版和推銷，已經造成混亂。許多同工感人心腑的交通，大多是關於因着不同出版所引起主恢復中今天許多為難光景而有的挫折感。我們也知道有其他遭遇相同的人沒有機會作見證。無疑的，主的恢復是藉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帶到六大洲，但現今在全地許多地方，有不同的職事帶着不同的說話正在被推廣並傳佈。這是藉着你的同工或南美洲其他的聖徒，訪問或移居到六大洲不同的國家而產生的。結果，許多人有反應，抱怨的說到這事。因此，我們請求你和你的同工停止把你的職事，以任何媒體，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或其他任何語文，特別是以『每日靈糧（The Daily Food）』為名出版的每日讀物，攜帶或輸出到其他國家。我們也請求你和你的同工，勸告任何移居或訪問其他國家的聖徒，只傳佈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出版物。

地方召會的眾聖徒都尊重這事實：主的恢復乃是藉着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職事，被帶到他們的所在地。各地的同工和聖徒們都該尊重主在每一個地方的工作，並照着那裏的帶領聚會並事奉。當倪、李兩位弟兄的職事之外的另一個職事被帶到一個地方，自然而然的，就產生職事的爭競，主的工作也受到破壞。我們相信各大洲所有的同工都該能講說一樣的話，在同一的腳蹤裏行事，並用同樣的出版物傳佈同樣的職事。我們相信，各地為着建造召會所需要講說和發展的事，都是基於聖經中的教導；而這些教

導都可以在我們這兩位弟兄的著作中找到；他們受託付有今時代的職事，爲着主今日的恢復。我們難道不能都只有一個心，只走一條路，爲着主的權益和經綸麼？南美洲的許多弟兄們若不能接受這一條路，他們能否至少停止製造難處，不在其他國家傳佈你的書？

當我們作這樣的請求，以維護地上這一個見證時，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極爲關切主的恢復在南美洲的前途。按照我們所聽到的，我們深刻的感覺到，許多聖徒在呼籲，要得着今時代的職事，但在那裏卻不推廣這職事，有些地方甚且不允許帶進這職事。難道這職事該在任何召會中被禁止麼？我們向你呼籲，請你帶領在南美的眾弟兄，作有力的決定，只用倪弟兄和李弟兄的出版物，在南美洲用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執行主恢復職事的工作，以免那裏衍生不滿、異議和分裂。各地召會的聖徒難道不該受鼓勵享受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作聖徒屬靈的供應和建造麼？難道我們不能將全地整個主的恢復帶進一個職事，爲着建造基督一個身體的一個目標麼？我們勸你，願你和你的同工（只有你們能解決這問題），採取必要的行動。爲着主恢復一的緣故，我們呼籲你，停止你各種語言的出版。我們尤其盼望你能帶領你區域的同工和聖徒，回來與其他眾召會和眾聖徒一同和平的追求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我們盼望你能回轉而真正致力於建立主恢復眾召會中間的一。我們真誠的盼望，你和你的同工有新的決志，藉着與主恢復中相調的同工、眾召會和聖徒的交通，而能作出這個一。我們盼望你能回到同們的交通，下定決心與他們相調和，並真實受他們的約束。唐弟兄，我們愛你以及所有在主裏與你同作奴僕，一同勞苦的弟兄們，藉着在主獨一恢復裏所得寶貴的產業，你們與我們特別的綁在一起。

親愛的唐弟兄，我們感謝主，已往祂給你恩典，藉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這一個職事，將神的經綸帶給巴西和南美其他地方的許多聖徒。我們絕不會忘記，李弟兄於一九八四年向北美聖徒報告他訪問巴西時所說的話：『在開展和擴增上的祝福，主要來自使用創世記、出埃及記、約翰福音和其他一些書的生命讀經信息。請聽，僅僅這樣少數，主就已經用以祝福。』整個主的恢復難道不能回到這樣簡單的路，而爲整個恢復帶進許多祝福麼？同時，我們懇求你，不要被你工作的結果所高舉。神所正要得着的，乃是基督身體的建造，好作基督的新婦。僅僅有大量的人數，並不能構成新婦；否則基督教很早之前就滿足了神的權益。我們的工作必須純淨的分賜神經綸中的基督，而十字架的工作必須了結一切天然而不屬基督的事物。唐弟兄，我們的盼望和禱告是，主所給你的職事一作爲主恢復中團體職事的一部分，能有榮耀的結局，而不是至終在全地主恢復的眾召會和眾聖徒當中帶進許多苦難、破壞、混亂和分裂。我們盼望你樂意停止散佈你的出版物，那些出版物幾乎已在每一大洲成爲倪弟兄和李弟兄職事的打岔，甚至成了一個與他們職事爭競、並對抗的職事。願我們在主恢復中的一切事奉，都在主和聖徒面前有榮耀的終局。

這段簡要的歷史，說明了自從我們的李弟兄離世以後，主恢復中的氣氛和活動所有的變化。今天我們深深的後悔，我們任憑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因着你與南美洲主恢復的工作密切關係，也有分於主恢復整體的負擔，你該能從與你一同作工作者的這些交通得着益處。我們盼望這封信能化解一些在已過年間困擾主恢復的問題，並使我們眾人更清楚的看見，爲着我們一同在主的恢復的未來，我們所該採取的步驟。我們必須再次強調在

四月的同工交通中，一些同工有很強的見證，說到在眾召會中，以及各大洲主恢復的工作中，由於我們多種的出版所帶進的混亂，難處一直在增多。許多弟兄們對這種光景同有強烈不滿的感覺，並極切要看見有所解決。自從李弟兄離開我們之後，同工們的交通從未如此坦誠，並滿了感覺。如你所知，許多同工們想要把多種出版所帶進的不同，減到最小程度，也曾努力平息一些地方上的難處。但這種處理方式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內在的難處乃是自從李弟兄離世以後，另有一種的說話和出版存在着並被使用，與主恢復中一般的職事相爭競。你也許反對『爭競』這樣的辭，但那正是聖徒們所感覺並嘗到的。我們承認，有許多真正的地方召會和親愛的聖徒，多年來在你照顧之下。我們知道同工們和眾聖徒都敬愛並尊重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職事——這是無法否認的。但不幸的是，你的職事產生了一種味道和氣氛，是許許多多聖徒無法同意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因此，你越出版，就越產生難處。這些難處在全地不斷繁衍。有人認為這些難處是出於謠言，或來自特會和訓練講臺所說的話。然而，這樣說乃是貶低了聖徒裏面內在生命的感覺和屬靈的辨識。我們盼望你能越過這些不合理的解釋和個人的敏感，而思考所存在的真實分歧，以及它們所造成的難處。

總結來說，我們願意再重申我們在這封信裏所表達我們所關切的點：

- 1 我們都渴望在主的恢復中，在這時代職事的管制異象下事奉主。我們在主恢復裏所有的工作，都必須被這建造基督身體的異象所管制，不被任何其他次要的結果所管制——不管那些事是多麼合乎聖經，或多麼屬靈。
- 2 這異象已由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供應給我們，我們覺得對於他們所交付給我們的，我們一點不需要加上甚麼，減去甚麼，或改變甚麼。他們職事的極大價值和效益，早已在我們當中展示，我們確信其價值和效益仍然持續，無需加以幫助。
- 3 藉着你在南美洲的職事並藉着那裏一些同工的推動，那裏已經產生不同的說話。這不同的說話包括對新約一些作者相當嚴重的誹謗，以至對一些次要點的解釋上不同的領會。這一切已在眾召會中親愛的弟兄姊妹中間產生了爭辯，極大的影響了他們的士氣和立場，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有些人已經停止參加召會的聚會。我們認為，你的出版在我們中間乃是吹無定的號聲。
- 4 四月國際同工的交通中所表達的感覺，乃是我們中間多種的出版物，正在造成許多難處。我們不是在質疑眾召會的正當性或同工們的誠信，我們乃是懇求你和你的同工採取所需的行動以維護我們中間的一，惟有你們能化解個這問題。
- 5 我們請求你和你的同工停止製作或發行你的出版物。
- 6 我們進一步勸你和你的同工只用倪弟兄和李弟兄的出版物，以完成主恢復裏職事的工作。

末了，唐弟兄，我們將這些事擺在你面前，我們一點沒有否認南美洲的眾召會是真正的地方召會，也沒有否認你們都是主今日恢復的一部分。我們喜樂的堅持說，你們和我們同是主在全地恢復裏的眾召會。但我們寫信給你，乃因職事裏的問題，已傳到眾召會中。如我們以上所述，在主恢復的職事裏應該只吹一個號聲，在這事上我們這些接續職事的人應當嚴謹。我們作為地方召會的立場是一回事，我們在職事裏一同勞苦是另一回事。在這件事上，我們願意以李弟兄的話作結束：

某一個召會接受不接受職事，並不斷定那個召會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會。本篇信息的題目不是說『在主的恢復裏』不吹無定的號聲，乃是『在主的職事裏』。我不是說到主恢復裏的事，乃是說到職事。…所有離開公會，分裂的宗派，站在正確立場上的聖徒，都是他們所在地的地方召會。他們能發表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可能與這職事無關。…

因這緣故，這職事不能容許任何人假裝在其中，卻仍說不同的話。這不是說，我要你離開你的地方召會，或你的地方召會不再是地方召會。我所交通的乃是，職事在為着主恢復裏的權益爭戰時的衝擊力。…

我們需要有滿了衝擊力的軍隊，這軍隊沒有容量和時間給人發表任何一種意見。我們是在爭戰。軍隊在臺灣已經開始爭戰。如今我們要看見這軍隊在擴增，不但在美國爭戰，也在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澳洲、和整個亞洲大陸爭戰。這是我所要看見的。我不是在談論眾召會，我是在談論職事。職事是一件事，眾召會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在保羅所寫的書信中能區分出來。保羅的職事是一類，眾召會是另一類。（長老訓練第七冊，同心合意為着主的行動，七八至八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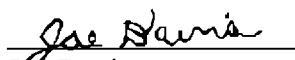
親愛的唐弟兄，我們願意敞開與你和你的同工進一步交通關於執行這些事最好的路。我們這些代表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和北美洲的弟兄們，向着唐弟兄你和你同工的交通敞開，好使主今天恢復中主要的項目——我們一的見證，能得着真實的解決和復興。我們請求你將這一切事在禱告裏帶到主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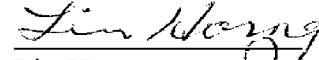
你的弟兄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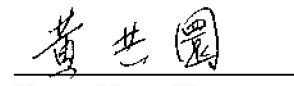

Francis Ball


Benjamin Chen


Minoru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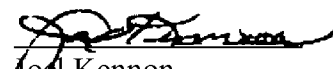

Joe Davis


Lin Hor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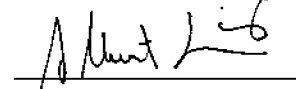

Kung-Huan 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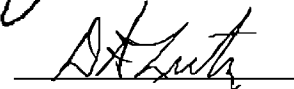

Ron Kangas


Elton Karr


Joel Kennon


James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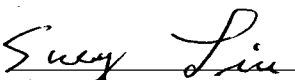

Albert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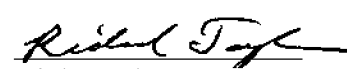

David Lu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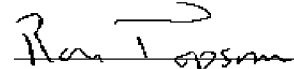

Ray MacNee


Ed 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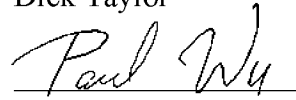

Benson Phill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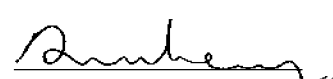

Liu Suey


Dick Taylor


Ron Topsom


Dan Towle


Paul Wu


Andrew Yu